

劉兆祐博士主編
中國史學叢書三編

皇明寶訓
(二)

臺灣學堂書局
印行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六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諭羣臣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者至矣然職其勞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於春夏至秋乃穫由其用力於前而取穫於後今日之事正猶是也所以必懲乎暇豫故勞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待至於有旱潦蝥螘之

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丁丑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
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夫聖人
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
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效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
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
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
天下紛紜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
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
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

太祖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是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所為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為苟容苟事有差謬皆足為已之累譬之良玉一有瑕疵即為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有善者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

爾等也他日復命訓文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商殷將亡而向義先歸於周不待其迹之著見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

之由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以為固終非自全之計爾
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
賜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陽贊
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叅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
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
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輕犯
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
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丙午正月是月命按察司僉事周湏等定議按察司事
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

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
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
詐蠱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
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為明苛
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

○三月丁未

太祖諭羣臣曰嘗聞昔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由
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
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
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對曰政化修否係乎在上
之人

主上此心拳拳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六月癸亥

太祖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竝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其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以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欽哉毋忽

○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語中書省

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予道里費明日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太祖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紛紛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鋤強扶弱獎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汝等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為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于民民有詞訟當為辯理曲直毋惑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綱爾往其慎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賊人發其事吏赴井死

上聞之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者君子聞義則善見利則耻小人則舍生為利所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但其事可以為世之貪污者戒

○九月己丑張士誠既死

太祖謂羣臣曰張士誠吾本欲生全之但其為人剛悻無識天命予奪之際豈可以力爭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嘗有意攻伐彼誅誘吾將士自開兵釁戰鬪連年卒為我擒使其早能省覺外睦鄰國內撫百姓豈易破之乃驕侈自娛不念民艱其下又無忠良卒以詭詐取敗

其死也吾甚憐之

○壬寅

太祖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
為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將校
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潁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
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航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
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
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
莫不慕富貴然致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
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已受富貴子孫
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

旋復喪敗何足為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為治書侍御史安慶為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為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為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太祖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

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
臣之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
而處文職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
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冊垂耀千載
豈不美哉和頓首謝

○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賀如常儀是日太史院使
劉基及其僚高翼進戊申大統曆

太祖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為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
太祖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
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
秋之時鄭國為一詞命必裨謔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

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况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敬授民時之意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較而後刊之

○十二月癸卯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為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入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

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為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冒中混然不能辯別每揚言高論以為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為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戊辰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

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况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為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為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太祖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